

汪锡文个人作品集

大道 朝阳

Dao dao chao yang

汪锡文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大道至简

大道

朝 阳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大道朝阳

汪锡文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朝阳 / 汪锡文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52-143-8

I. 大… II. 汪…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329 号

大道朝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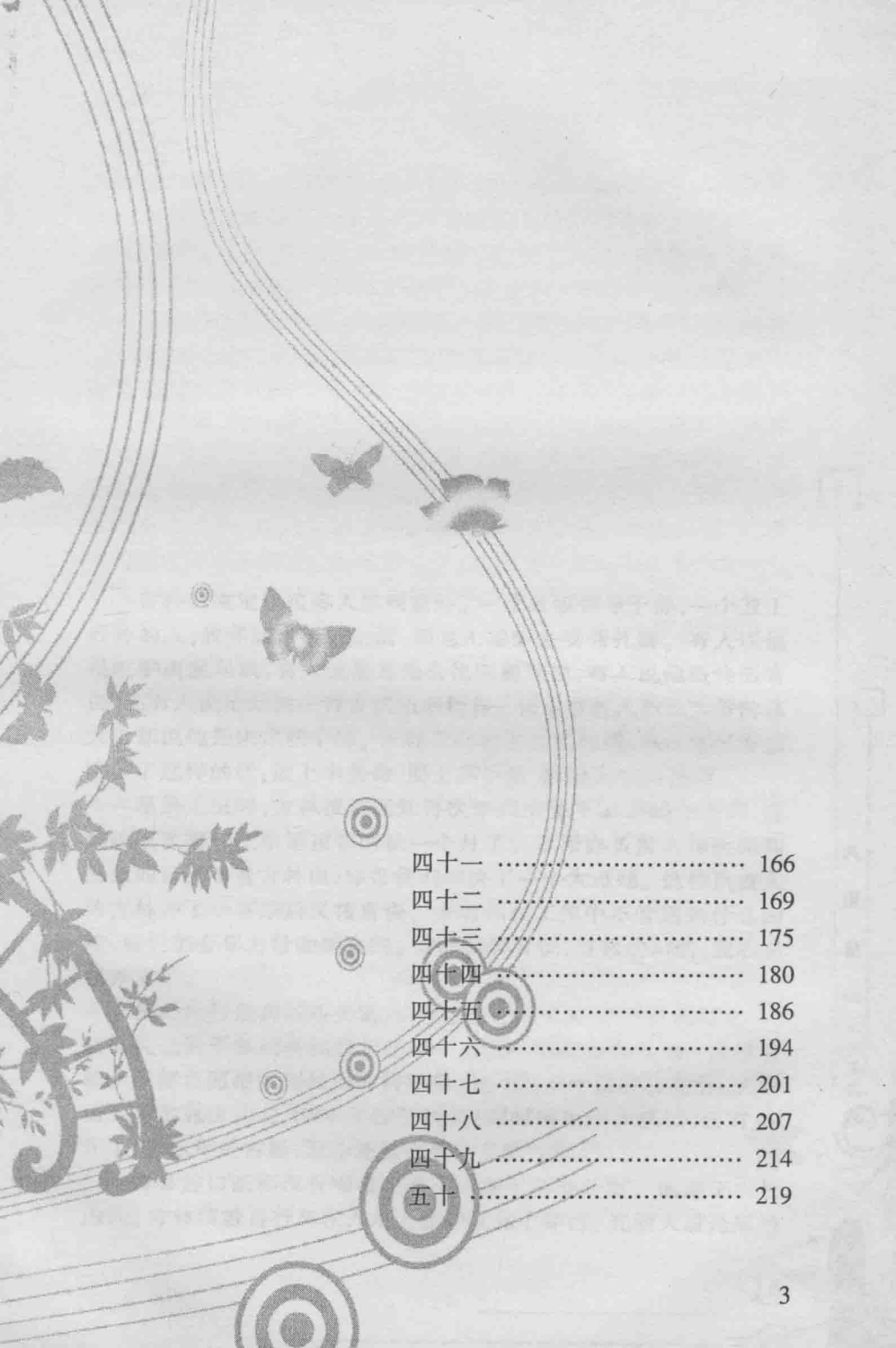
- | | |
|------|------------------------|
| 作 者 | 汪锡文 |
| 责任编辑 | 薇 薇 |
| 装帧设计 | 轩 子 |
| 排版制作 | 北京金晨亚图文制作中心 |
| 出 版 | 华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
| 电 话 | (010)82885151 |
| 传 真 | (010)82884314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
| 开 本 | 1/32 |
| 字 数 | 185 千字 |
| 印 张 | 7 印张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252-143-8 |
| 定 价 | 29.00 元 |

目 录

contents

一	1
二	4
三	9
四	13
五	18
六	25
七	28
八	31
九	36
十	40
十一	46
十二	50
十三	58
十四	63
十五	65
十六	67
十七	70
十八	73
十九	76
二十	82

二十一	85
二十二	91
二十三	96
二十四	100
二十五	103
二十六	106
二十七	111
二十八	114
二十九	118
三十	121
三十一	130
三十二	132
三十三	137
三十四	141
三十五	144
三十六	149
三十七	152
三十八	154
三十九	158
四十	163



四十一	166
四十二	169
四十三	175
四十四	180
四十五	186
四十六	194
四十七	201
四十八	207
四十九	214
五十	219

方林的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一个处级领导干部，一个五十开外的人，放弃城市舒适生活，到老山避洼去安营扎寨。有人说他是吃驴肉发马风，有人说他是光头往刺蓬笼揣，有人说他跟快活有仇，还有人说他是换一种方式沽名钓誉。长山冲村人称山大爷的张大山却说他是来找茬子的。方林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话：攒上半条命，赌上后半生，活出人生的精彩。

早晨上班时，方林接到通知再次来到市委下派干部办公室，这离他上次来递交申请报告时快一个月了。下派办负责人用钦佩和感激的目光看着方林说，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这位负责人给方林冲了一杯茶后又接着说，今后你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尽力帮助解决的。方林微笑着说，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长山冲村是高城市委确定的 20 个边远山区重点贫困村之一。从机关选派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措施出台以来，还没有哪个干部自愿报名到长山冲村挂职。这个村多年没有村支书。人称山大爷的张大山自 1960 年担任村长（那时叫生产大队长）已有 42 年了，虽然年近古稀，至今还没有撂挑子的打算。

方林连口茶都没有喝就离开了下派干部办公室，他急于去长山冲。方林骑着自行车在人来人往的缝隙中穿行。光明大道是高城

最繁华的街道。几年来大街两旁的高楼拔地而起。在城市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尤其是一些大树古树在人们的惋惜声中消失了。到了金融大楼门前，方林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依稀记得，门厅的位置曾生长着一棵古槐。那年他离开长山冲到高城时，特地到大槐树前拍了一张纪念照（当时大树旁边就有一家照相馆）。他现在的心情挺复杂的。大树只活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驻足几分钟后，他推着自行车往前走，眼睛时不时看着街道旁的香樟树。他到了林业局工作后，不少林业技工向他反映，高城主街道的行道树已经更新了好几茬。第一茬是法梧，第二茬是意杨，第三茬是香樟，去年才栽上的，是熊威和占伟的杰作。林业技术人员认为，法国梧桐是一种很好的环保树，吸尘能力很强，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呢？令技术人员心疼的事，莫过于自己的正确意见被专横的领导者所否决。更换意杨时，方林的屁股已经坐在林业局长的位置上了。他力主栽桂花树。桂花树是土生土长生命力极强具有绿化美化香化的作用，能体现出高城的特色。但占伟力荐栽香樟树，说了香樟的一大堆优点，熊威拍板采纳了占伟的意见。后来方林听人说，贩卖这种南方树种的是熊威昔日的一位同学。

林业局大门口一个人在尖叫：占伟你不是熊，你支持坏人冤枉好人，市长不见我，你也躲着我，惹毛了，一把火把大楼给烧了，不就是个死吗？

喊冤的人叫牛栓，一年前被村民委员会上报——毁林开荒。林业派出所查处不服，市林业公安分局复查维持原结论。罚款无钱，被判了一年刑。前几天放出来后，天天上访。找林业公安，他们说，你是不是嫌处理轻了？找市林业局，占伟打官腔，一推六二五。找熊市长，门卫说，市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找省政府信访局，人家一个电话，把皮球踢回来，通知市里把人领走。熊市长在电话那头给占伟狠狠训了一顿。高城市因农民上访多，被省里列为重点关进了笼子。占伟在电话这头表态说，请市长放心，林业部门绝对不会再添乱，为全市出笼子作贡献。占伟指派林业干警着便装盯梢，牛栓再想去省去市政府就有人出来阻拦，连市林业局的大门也进不了。

喊叫声像一根绳索牵住了方林的心,他两腿一发力,自行车的轮子飞了起来。眨眼功夫方林到了喊冤人的跟前,陡然心里一酸。问了几句话后说,你跟我来。方林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懂得一个自尊的人要学会尊重别人,包括眼前这个很邈邈的人。上访人睁大眼睛问:你是什么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吗?方林掷地有声地说,我是林业局长可以对你的事情负责。我叫牛栓,是长山冲人,我没有毁林开荒,他们凭什么关了我一年多?你要为我作主啊!牛栓脸上挂满了期待。凭直觉,方林感到道理往往在像牛栓这样的上访人一边。

占伟先于方林得到他被批准下去的消息。今天上午他第一个到了办公室。以前他没有一天是按时上班的。一年前他还是方林的领导。占伟正心花怒放地踱着方步,不时地向窗外探一下头。突然,外头的叫骂声灌进了耳朵,他越发觉得设门卫的重要性了。市林业局过去是有门卫的,方林到任后撤了。他想等方林走了,再把它恢复起来,领导机关少不了看门的。占伟打算叫行政科的人去把“牛筋头”打发走时,方林跳下自行车站到牛栓的身边,占伟看得一清二楚,几分钟后方林带着牛栓往办公大楼走来,占伟一下子闷掉了。

方林进办公室后,为牛栓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递到他的手上,牛栓的眼泪噗噜噜地往下掉,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牛栓衣衫褴褛,头毛乱得像一窝草,脸上的灰足有银分子厚。方林不忍心看他,把眼睛挪开了。方林见不得像牛栓这样的人,见了心里就凄恻。方林对牛栓说,只要你没有毁林开荒,政府会还你一个公道。牛栓说,平头百姓在政府面前不会讲假话。方林从包里找出几张钞票,亲切地对牛栓说,拿去先应个急。牛栓泪光闪闪地说,你的钱我不能要。我来是要讨个说法,要理不要钱。方林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打旋。方林通知办公室的人,先带牛栓去洗个透水澡,再理理发,然后给他买套新衣服。

送走牛栓,方林匆匆地整理着文件。其实办公室里也没有多少东西了,属于自己书籍什么的早已搬走了,离开林业局他是铁了心的。

占伟趁方林和牛栓从东头上楼时,从西边下楼,在后院溜达几圈后又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占伟推开方林的办公室,故作惊讶地说,方局长你还真要走呀!

方林正在把一朵巴掌心大的花菇标本装进一个精制的桃木匣子里,头也没抬说,难道你不高兴?二人搭班子以来,工作就没有顺手过。

我真的佩服你,决心一下,十二头牛也拉不回来。占伟窃笑。

方林抬起头,直接了当地问,牛栓是怎么回事?

毁林开荒被查处。

方林本来想说我怎么不知道,仔细一想,这事发生在他当市林业局长之前。申请去长山冲的报告递上去后,他为日后的工作做准备,去浙江临安白沙村考察学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昨晚才回来。

他说他冤呀!

那是他狡赖。占伟说,这人不可小看,外号“牛筋头”。

你能不能叫办案人员把卷宗送给我看看。

没问题,占伟不无自信地说。他怕方林纠缠这个案子一时不走,又信誓旦旦地说,案子我负责再复查,如果错了一定纠正,复查结果向你汇报。

方林笑了笑,用手指指说,等你坐了这把椅子,希望你能支持我在长山冲的佛顶寨办林场。

我会的,有什么事需要办的,你只管吩咐。说走就走,真舍不得你。既然定了,机关开个欢送会。占伟把手伸过去,走时我送你。

方林摆摆手,继续整理着抽屉里的东西。

二

方林想早一点去长山冲。听牛栓说他是长山冲的人,恨不得立马就能飞到那里。这些天来,他的脑海里一直闪现着昔日长山冲的点点滴滴。

方林原打算到市扶贫办、民政局、交通局等几家去联络一下,

日后需要他们帮忙。转而一想,先去长山冲摸摸情况,再回头找这些单位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这几年虽然社会上流传着:思路靠呱谈,联络靠吃饭,提拔靠顺蛋……他才不信这一套呢,他只认一个理——群众信的是实干。

占伟要开欢送会。方林不喜欢做派,悄悄地走了。先打“的”到城关南站,接着换乘大客车。

金龙大巴行驶在四车道的柏油马路上。这是一条国道,两旁的绿化带是亮丽的风景线,绿化带足有10米宽,由翠柏、紫薇、意杨三排树组成。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省里曾在这条路开过绿化现场会。经过高城市的这一段大部分是丘陵地区,但也有良田好地。绿化时一刀切,方林觉得在水田里栽树岂不是笑话吗?

方林闭目养神。可大脑闲不住,退耕还林的事又跳了出来。退耕还林是一项好的举措,国家出台了财政补贴政策。高城市的一些地方为了政绩不惜在可耕地上栽树。方林发现后予以纠正。熊威却批了他一通。方林并不反对停垦还林,他认为这是恢复和保护生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好事。栽树只能在过去毁林开荒的山坡地或不适宜种庄稼的宜林地进行。方林只是反对弄虚作假,变着法子赚取国家的补贴,同时也赚取个人的政绩。方林不止一次地苦恼过,也不止一次地深切感受到,在高城市林业局长这个位置上,想做点事不知道有多难。上下左右,不是条条就是框框,不是上压就是内哄,把手脚捆得死死的。占伟四面讨好,八面灵光。自己想在林业局趟出自己的路子比登天还难,那是异想天开。与其在林业局长位置上耗着,还不如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尤其是到深山老林去,那里山高皇帝远。方林在车上冲盹儿,他的心累了。

大客车只能开到岔路口。方林上车后找了辆三轮车。岔路口到佛顶寨乡政府路况差,不通客车。路修通时客车跑了一阵子,自从运木料的大货车把砂石路面碾成大坑小洼之后,只有三轮车载客蹦来蹦去。

前头公路里弯一片平地上现出了几排简易厂房,十几辆江淮牌大卡车排着长队等着卸料。方林的目光转向堆料场。场里的树料堆积如山。电锯房里传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声。方林的心隐隐作

痛。

“蹦蹦”在曲里拐弯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颠簸,好像唱着欢快的歌,碾着太阳余光,屁后扬起一条黄色的飞龙。开车人的脸一半灰一半亮。蹦蹦还没有到大河口,天已擦黑。大河口三面环山,再往前只有羊肠小道。

小街隐约可见,方林很有些激动。须臾,眼前的那棵连理松徐徐旋转起来。方林喊快停车,声音有点失常。随手掏出一张“老人头”塞给车夫,径直向连理松走去。车夫大声说,找你钱。方林头也没回。

两棵松树,大小相差无几,合生在一处,连体主干俩人才能合抱过来。连理松是吉祥的象征。远远近近相爱中的青年男女,在拜堂成婚前,都要到这里来许愿: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方林仰视着连理松,思绪在胸中涌动,二十九年前的那个早晨,含情脉脉难舍难分的她,在连理松前许下的什么愿,不说方林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青年男女在连理松下各自许愿,相互托付终身,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十分神圣的时刻。这些年来方林想她想得肠子打结。此时此地,方林的美好记忆却陡然生出几分忧伤来。一个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人,是不会轻易背叛自己誓言的。当时他就认为,占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张大山想他儿子娶她为妻也是不可能的——张大山是山大王,在他那里不可能的事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可能呢?

天黑黑的,方林的心灰灰的,脑子里乱乱的。

大河口是佛顶寨乡政府所在地,一条街陷在深深的山谷里,小街细溜长,晚上撂棍子也打不到人。

方林走进招待所,土灰色的砖瓦平房,透出年代久远的气息。

想吃点什么?中年妇女迎出门外问。女人体态丰盈,似曾眼熟。炒一个菜,来一碗饭,方林进屋后说。

这么节省,女人伸手扯把椅子,笑嘻嘻地说,请坐。她用抹布在桌子上掸掸灰。

招待所餐馆很简陋,几张粗制滥造的松木桌,每张桌子配有几只杂木凳,一看就知道经营状况并不好。

来这里吃饭的人不多?方林问。

以先干部都在这吃饭,乐逍遥宾馆开业后,他们就不到这里来了。乡政府欠了我十几万,女人叹口气,等我要到钱了,还是回去开我的小商店。女人嘴里的话就像炸豌豆,嘴一张就咯嘣咯嘣地出来了。

你不是这里人?

家住长山冲。

长山冲这些年变化大吧。

大个屁。上面干部都不愿去。乡里干部一年也去不了两回。以前上去不是收钱就是上环。

女人说罢自己哈哈大笑,又冲方林说二月二龙抬头,半个多月前就听说上头要派个半截老头子来,真是山桃批了核子没人(仁)了。

上头也太不拿我们长山冲人当回事了。你想,来一个半老不少的人能干什么呀?女人又砸了一句,眼里透出一抹淡淡的哀伤。

方林说,那倒不一定。

我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政府的事哪让我这妇道人家多嘴多舌?女人看方林一眼说,你问一句带出我这么多废话,不说了,不说了,我去给你弄饭。

方林是去年5月到市林业局走马上任的。其间不止一次想到长山冲去看看,那里有他刻骨铭心的念想和解不开的结。每当要去长山冲,市长熊威就临时派活,而不得成行,方林陷入了沉思。

女人伸手把饭菜放到桌子,手鐏子碰到了碗沿上,碰得一声响,抬头朝方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落下来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

一碟金针炒肉丝,一碗粳米饭,女人说,送你一碗香菇骨头汤。

谢谢!方林端起碗边喝汤边问,长山冲离这二三十里吧。

那路哪叫路,野得很,女人说,翻十八盘,上七下八累死人。

29年前方林走过十八盘,那情形还依稀记得。

难怪外边人不愿上长山冲。女人看方林端起碗,又说,啊,这三十年长山冲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发生过什么新闻,倒是发生过一桩旧闻,她陷入了回忆,表情有些迷离。沉思片刻后,她又说,对啦,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上头来了一个工作队,坑人,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工作队不来也好。女人眼睛不眨地看着方林,愤愤地说,工作队里有个小伙子长得像模像样,嘿,跟你差不多,就是胖瘦不一样。那小子可把田秀姑娘害苦了。

女人说出的话,一字一句,像小石子一样,砸在方林的脸上,砸痛方林的心。

生死相依堪孔雀,

长留人间唯真情。

女人唱得很动情,庐剧韵味十足。

女人用惋惜的口气说,多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说变就变了,说没影就没影了呢?

女人的眼睛里漾起一种疑惑的神情。

方林勾头扒拉两口,没有一点胃口。

饭桌上头的15瓦电灯泡黯然无光。

画蛇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女人又唱了两句,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滑出了鄙夷。

方林偷偷扫了女人一眼,心里问,难道她是桂华?

说话间天色暗淡下来,方林起身说,请开间房,我在这里住一宿。

招待所早就没人住了,以先我打算把它改造一下,女人埋怨说,乡政府该钱不还,他们该得起,我可背不起。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嘛,反正要收摊子啰。要不我领你去乐逍遥?

方林连忙摆手说,不用,不就是睡个觉嘛,有床就行。

女人打开房门,略带歉意说,那你就将就一宿吧。

黑黢黢的木板床,脏兮兮的被子散发着冲人的霉亢味。

方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想起田秀,方林的心里就一漾一漾地波动起来。

方林第一次在长山冲村给生产队辅导员上课，那是1973年8月的一天。方林当学习指导员是于明点的将。熊威提名的是占伟。

听课人中有位姑娘引起了方林的注意。姑娘全神贯注。一会儿睁大眼睛看着方林，目不转睛。一会儿埋头记录，笔尖沙沙作响。

讲课结束了。听课人纷纷离开会场。姑娘仍在做笔记。

方林走到姑娘身边，眼神里装满了惊喜和新鲜。

姑娘礼貌地站起来，腼腆一笑，我叫田秀，高中毕业，家住天包生产队。

田秀丰姿秀逸，方林舒展目光。

田秀低着头，细声说，小方同志讲得真好。你说抓主要矛盾就是牵牛要牵牛鼻子，通俗易懂。

方林说，我是现贩现卖，昨天从于队长给的一本书中学来的。

田秀仰视着前面的黑板，用恳切的口气说，什么书？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当然可以，方林爽快地说，转身把放在讲桌上的《大众学哲学》拿过来，送到田秀手上。

田秀如获至宝，满脸灿烂。她羞答答地说，我要向你学习，请常到我们生产队去指导学习。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大大方方地把手伸过来，今后我可要拜你为师，向你请教哟！说完格格一笑。方林赶忙把一双手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田秀说，我该走了。方林说，我送送你。不用。

田秀出大门，走了好一段路，回过头来，那一瞥让方林咀嚼好久。

或许从田秀看到方林的第一眼起，就注定他们之间日后会发生点什么。

一阵鸡鸣，才迷糊一会儿的方林醒了。

三

天还没亮，方林离开了乡招待所，独自一人走在去长山冲的山路上。

看山还是那山，只是树木少了许多，中不溜秋的松树所剩无几，像是在站岗放哨。路还是那路，盘山道像上苍的绳索，把大山捆得结结实实。

自当上林业局长之后，大部分时间泡在会里，很久没有爬山路了，方林累得大汗淋漓。

山村被浓浓的大雾包裹着。太阳在山尖上似露非露。许多人家的屋顶上已飘出了炊烟。微风推着白色的晨雾和青蓝色的炊烟抚摸着方林的脸，方林的内心十分熨贴。方林是踏着露水循着清香而淡雅的气息抵达村口的。

从大河口往东经过十八盘，翻越抱儿山的山腰，再往南过了松树坳，就是一个很大的冲，一条河从中流过，村庄散落在河的两边。

先不进村子，方林昨晚就想好了，到了松树坳，过河上柏树岭，拜谒红军烈士墓。

烈士墓是土改时期由当地农民郑长仁带头修建的。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开始转移，第75师在转移途中遭遇数倍于己的敌军阻击。33团1营为掩护主力在佛顶寨不远处的夹山沟与敌激战。郑长仁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急忙披衣下床，顺着枪响的方向奔跑。两盅热茶时间，隐隐约约听到：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呼喊声。枪声渐止，郑长仁冲进战地，眼前的景象十分悲壮。参加战斗的红军指战员几近全部阵亡，敌军虽去追赶红军第75师主力，但也是尸横遍野。

躺在一棵仍在燃烧的松树旁边的一位受伤人员，挣扎着动了动。郑长仁一个箭步冲到跟前，伸出双手架起这位伤势严重指挥员模样的年轻红军的胳膊。他的衣衫已浸透了鲜血，慢慢地睁开眼睛，非常吃力地说，我们——第一营——与敌军主力部队激战——最后拼刺刀……郑开仁看他闭了眼睛，大声喊同志你醒醒，几分钟后红军指挥员睁开眼皮，把左手伸进上衣荷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交给郑长仁，使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说，老乡——全营战士的名单都在里面——请你把它交给……话没说完就闭了眼。顿时郑长仁的眼泪就像峡谷的流水哗哗啦啦地止不住。

陵墓修建起来后，郑长仁年年月月日日夜夜义务守墓。郑长仁